

歷史的鬼魅： 李永平小說中的戰爭記憶

「我自己沒有經歷過戰爭，在戰爭記憶逐漸淡化的今天，我認為重要的是，謙虛地回顧過去，經歷過戰爭的一代應將悲慘的經驗以及日本走過的歷史正確地傳達給不知戰爭的一代。」

——日本德仁皇太子（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東宮御所記者會）

—

自一九九二年出版長篇小說《海東青：臺北的一則寓言》以後，李永平的每一部小說都或多或少涉及戰爭記憶；而這些戰爭記憶主要又與日本侵華戰爭（即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歷史有關。李永平的小說向不以完整的情節結構著稱，他刻意敷演的多半是插曲式的（episodic）的情節，章節與章節之間未必呈緊密的有機關係，有時候個別章節甚至可以獨立存在，而且對前後故事的發展往往影響不大。簡單言之，他的小說有別於早期以對日抗戰為背

2 馬華文學批評大系：李有成

景的文學創作，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或王藍的《藍與黑》，也不屬於馬英文學傳統下歐大旭（Tash Aw）的《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或陳團英（Tan Twan Eng）的《雨的禮物》（*The Gift of Rain*）。在歐大旭與陳團英這兩部馬來西亞華人作家以英文撰寫的小說中，有許多場景直接指涉太平洋戰爭，特別是一九四一至四五年間日本皇軍在馬來半島的暴虐統治。抽離了這些場景，這些小說在情節結構上就會造成缺陷。李永平的小說不同，他所召喚的戰爭記憶大部分散見於個別的小說章節中，前後章節多半關係不大，而且通常只屬於小說的某一部分，並不是小說的全部。

最早出現這些戰爭記憶的即是長達五十萬言的《海東青》。小說的副書名清楚說明這部小說影射臺北。王德威認為「《海東青》擺明了是一則關於臺灣的寓言，寫留美歸國學人靳五和七歲的小女孩朱鴿在海東市（臺北？）街頭邂逅，竟日遊蕩的過程。書裡情節其實乏善可陳，但李永平在描寫這座城市的淫逸混亂上，卻呈現了一場又一場的文字奇觀。」¹王德威點出了《海東青》這部小說的主要關懷，不過細讀之後我們發現，《海東青》其實也是一則有關一群人「避秦鯤島」的故事。²

《海東青》第三部〈春，海峽日落〉第十一章題為〈一爐春火〉，主要的情節在敘寫國立海東大學文學院一群教授喝春酒餐敘的經

¹ 王德威，〈序：原鄉想像，浪子文學〉，李永平，《迴迴：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16。

² 李永平，《海東青：臺北的一則寓言》，二版（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頁608, 744。以下引自《海東青》的文字僅在引文後附加頁碼，不另加註。

過。這是一個「朔風淒迷，海東三月春雨只管滴瀝不停」的夜晚（659），十來位多半仍在壯年，分屬文學院不同系所的教授，由中文系丁旭輪教授邀集在學校對面歸州路蓬壺海鮮火鍋店喝春酒，這一夜正好是「陰曆二月十二日百花誕辰，花朝月夕」（674）。他們吃火鍋，品女兒紅，同座還有一位外文系教授靳五帶來的國中女學生張滂。

這一章甚長，共有一百二十頁，卻未見情節有何關鍵性的發展，只見教授們在爐火燄燄、湯霧瀰漫中，又煙又酒，語言混雜，汪洋恣肆，即使在十四歲半的小女生面前，眾人也是百無禁忌，很能展現王德威所說的「文字奇觀」。這批已「在這座狗不拉屎的鯤島呆了三十年」（684）的學界菁英長於詩詞歌賦，出口每每措詞拗峭，用典奇僻。他們在杯觥交錯之際，不僅月旦天下人物，道人是非，話題更不時沉浸於女性肉體或床第之趣。他們談旗袍，談和服，談情婦，談日本電影，談日本女明星。他們對日本電影工業的了解尤其超乎尋常，以小見大，可以反映他們對戰後日本事物的熟悉。在言談恣意之間，他們也抽考張滂這位國中女學生的歷史知識。歷史系謝香鏡教授就這樣與張滂對答：

……「三月十八號！小妹子，那天在咱們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甚麼大事啊？老師有沒有講過？」

「南京大屠殺。」

「胡猜！」謝教授擰擰張滂的小指尖，瞪了她兩眼：「三一八慘案！五月三號呢？」

「嘻！南京大屠殺。」

4 馬華文學批評大系：李有成

「小妹子愛瞎掰！五三濟南慘案。」

「對不起。」

「唔，十二月十三號？」

「南京大屠殺。」

「這回，小妹子猜著了。」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號？」

「對！隆冬天，日軍第六師團進城展開六個星期的屠殺。」（699-700）

這一席問答的重點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幾個重大悲劇：三一八慘案、五三慘案及南京大屠殺。依事發年代順序提到這些悲劇顯然意在勾起在座學界菁英的集體記憶，而這些記憶又直接間接牽涉到日本無可迴避的角色。這場歷史教授與國中生之間的問答看似單純，卻也充分體現了記憶與創傷，以及記憶與歷史的微妙關係。這場問答雖屬輕描淡寫，實則是在為小說這一章另一個更重要的場景預作伏筆。

就在眾人酒酣耳熱的時候，火鍋餐廳門口來了一輛金碧輝煌的巴士，「綻響著喇叭招飄著車身張掛的一幅白幡」，緊接著，「腥風血雨，四五十條小腰桿子痠癢著鞠躬答禮魚貫進了店門」（707）。進來的四、五十位老人是日本老兵觀光團。那遊覽車身張掛的白幡上面寫著九個斗大的紅漆大字：「三八式步兵銃同好會」：

「三八式步兵銃嗎？」廖森郎教授磕磕菸斗，望了望堂中那團日本觀光客：「這玩藝兒又借屍還魂來了！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三八式步槍是日本陸軍主要武器，明治三十八

年出廠，故叫三八式，聽家父說，它的象徵意義相當於武士刀之於傳統武士——這個三八式步兵銃同好會，顧名思義，應是專門收集三八式步槍的日本人組織的同樂會，或者聯誼會。(711)

外文系廖森郎教授是本省人，他的日本經驗有別於同座某幾位教授，可是他對太平洋戰爭時日本陸軍的武器卻瞭若指掌，他甚至將這個三八式步兵銃上溯明治時代。顯然，三八式步兵銃是明治現代性，乃至於百年中、日關係糾葛的象徵——這步兵銃既是兩次中、日戰爭裡日本陸軍的主要武器，因此具體而微地召喚著雙方截然不同的戰爭記憶與歷史想像。這兩次戰爭當然更將大陸、日本、臺灣三方推向不同的歷史進程。

儘管戰爭多半是以悲劇收場，戰爭卻也是許多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構成部分。廖森郎教授認為「三八式步兵銃同好會」是「專門收集三八式步槍的日本人組織的同樂會」，可知這批日本老兵觀光客獨鍾這種步槍並非事出偶然，這樣的組織在李永平小說的敘事脈絡中當然有其象徵意義。這些日本老兵藉著三八式步兵銃所緬懷的顯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光榮歲月，如今光榮不再，老兵也已經年華老去，只能以同好會的名義，大喇喇以觀光之名，招搖地組團重臨前殖民地，廖森郎教授指這批老兵觀光客讓「這玩藝兒又借屍還魂來了」，正是這個意思。三八步兵銃投射著日本的近代戰爭歷史，為這些老兵喚回全然不同的戰爭記憶。

《海東青》這一章的高潮與這些論證有關。接著幾位教授高談闊論：旗袍與和服之間如何有別，穿和服如何「需要一個瘦不露骨

兼平滑光潔的背部」，麥克阿瑟麾下的美國大兵如何「向東瀛小女子輸誠」，又如何「枉我們打了八年抗戰」(732-33)。正當「春火颯颯，闔座遮住嘴洞剔起牙來」(733)之際，隔鄰那三桌日本老兵開始其具有象徵性意義的類軍事行動：

店堂中，三桌日本白頭觀光客西裝革履團團蝦腰恭坐圓鐵凳上，五六打啤酒落了肚，臉青脖子紅，緊繃住腮幫嘍嚙唆喋正在興頭上，忽然，擱下筷子沒了聲息，一個個挺直起了腰桿子來。堂心日光燈下，碧熐熐三爐瓦斯火蒸騰著三口魚蝦火鍋，風中，蕭蕭起四五十鬚花髮。……湯霧迷漫中，滿堂心登時竄伸出了條條胳膊，捋起西裝袖口，捏起枯黃拳頭，一板一眼揮舞著搗向心口，泣聲起，四五十條蒼冷嗓子哽咽著嘎啞引吭高歌起皇軍戰歌來——君為代呢，千代呢，八千代呢——蕭蕭白頭昂揚爐火朔風中。……歌聲中，淚眼婆娑，三個日本老人打開旅行袋捧出一卷泛黃的白絹布，攤開了，滿堂心團團招兩招，魚貫，蝦腰，邁出皮鞋輪呢媽先輸呢媽先一路鞠躬致歉，穿梭過十來桌圍爐夜談的海大師生，來到後牆下，嚙住淚水，擦了擦眼角，問一桌工學院男生借張鐵凳，顛巍巍攀爬到凳上，把白絹布掛到牆頭，整整身上那套藏青法式雙排釦春西裝，三個兒排排立正，敬禮，張起爪子拍兩推合十頂禮哈腰，朝白絹布淚盈盈拜了三拜。

日光燈下，血跡斑斕。

祈 支那派遣軍第六師團

武運久長 (733-34)

在火鍋的湯霧繚繞中，日本老兵的儀式性動作看似悲壯，實則時地不宜，尤其集體高唱皇軍戰歌，不免令人側目。他們的祭儀無疑具現了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冥頑不靈的軍國主義，時間彷彿靜止，他們再次回到皇軍鐵蹄蹂躪亞洲大地的年代。換句話說，這群老兵完全無視於餐廳裡其他人的反應——這些人極可能是日本軍國主義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忘我地企圖為軍國主義招魂。最能體現軍國主義幽靈的當然是那塊題有師團名字與「武運久長」祈願詞的白絹布，而最令人觸目心驚的正是燈光下絹布上的「血跡斑斕」。³這也說明了這批三八式步兵銃同好會的成員其實曾經在「支那派遣軍第六師團」服役，而且是當年南京屠城的主力部隊，其祈願白絹布上所沾的血跡正是殺戮與暴力留下的印記。⁴

³ 在《海東青》之後的《朱鴿漫遊仙境》中，「支那派遣軍第六師團」再度出現。朱鴿與其同學在中正紀念堂見到一批老年日本觀光客，同學之一的連明心向大家解釋：「這群日本老頭子是『支那派遣軍第六師團』的老兵！領隊手裡拿的那幅白緞旗子，就是他們的軍旗。妳們看，旗子上面用黑線繡著『祈武運久長』五個大字，那是他們當年行軍的口號。整幅旗子沾著一蕊一蕊的人血，看起來就像滿樹櫻花。……支那派遣軍第六師團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屠城部隊，一口氣殺了三十萬中國人。這一群老頭子，莫看他們個子矮小、彎腰駝背的，當年都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呢。」見李永平，《朱鴿漫遊仙境》，二版（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頁 305-06。

⁴ 《海東青》這一章所指涉的戰爭記憶無疑是南京大屠殺，不過這不是唯一一次提到這場歷史慘劇的地方，如第二部〈冬，蓬萊海市〉第六章〈迢迢〉，寫朱鴿在北門火車站前珠海時報大廈頂樓看到電動新聞字幕報導日本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堅決否認南京大屠殺一事：「一向反共、反北平政權、親中華民國的日本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接受十月號美國《花花公子》雜誌專訪，竟然否認南京

不過在這樣的場合召喚軍國主義也坐實了整個儀式的反諷與荒謬：莊嚴的誓師儀式竟然淪落到只能在人聲吵雜的火鍋店舉行，難怪這些老兵要「淚眼婆娑」，除了行禮如儀之外，恐怕也只能徒呼奈何。⁵ 這些日本老兵的戰爭記憶與鄰桌幾位教授的顯然大不相同。老兵藉由祭儀追憶軍國主義逝去的榮光，而對鄰座的教授而言，這些榮光所代表的卻是創傷與恥辱，是國仇家恨，只不過他們對整個場面的反應卻僅止於言詞上的冷嘲熱諷而已。歷史系教授謝香鏡的

大屠殺。花花公子雜誌問：美國固然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殺死許多日本人，但是日本過去的所作所為，難道就不算殘酷嗎？中日戰爭期間發生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慘案，你又作何解釋？石原慎太郎答：手槍和機關槍那能跟原子彈相提並論！我們日本人做了什麼？那裡有大屠殺？花花公子雜誌問：只舉一個例子，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南京大屠殺，起碼有十萬人慘遭日軍殺害。石原慎太郎答：大家都說是日本人幹的，事實不然，那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謊言，蓄意要誣衊日本的形象，根本沒這回事！……」（312）。

⁵ 《海東青》裡日本老兵「淚眼婆娑」這一幕讓我想起依藤（汪開競）的《彼南劫灰錄》。彼南者，即今日馬來西亞的檳城，日據時易名彼南。此書出版時距太平洋戰爭結束不久，作者為檳城鍾靈中學教師，書中所敘為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佔領下檳城居民的生活點滴與精神狀態。其中一章敘述戰敗前夕日本佔領軍高級文官的怪異行徑：「彼南街道上，不時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日本人。那些衣冠楚楚，儀表不俗的東洋佬，也喜歡到五盞燈『共榮圈』裡去宵夜。有時候到了深夜，人家預備收檔了，三四個東洋佬翩然光臨；看他們的打扮，分明是高級文官。他們坐在椅上，叫了幾色菜，自己帶得酒來，默不作聲地盡情痛喝。……這些東洋佬竟一句話也不說，祇是拼命飲酒，飲到一半，有的忽然縱聲痛哭，有的則怒髮衝冠，不住揮拳擊桌，如此鬧了一陣子，菜也吃完了，酒也喝光了，然後各人拖着疲乏的腳，一步一蹶的離開了食物攤。」見依藤，《彼南劫灰錄》，鍾靈叢書第二種（檳城：鍾靈中學，1957），頁 141-42。

評論主要針對絹布上的祈願詞：「這十四個字寫得張牙舞爪，充滿戾氣」（735）。田終術教授斥責這些日本老兵為「目無餘子」（742）；丁旭輪教授則抱怨：「淫啼浪哭，大庭廣眾吵得人心裡發毛」（742）；而何嘉魚教授也有類似的怨言：「這些日本老先生鬧酒鬧得太過分，不成體統了」（758）。眼看著火鍋店老闆娘跟著她家男人對那些撒嬌起鬨的日本老兵鞠躬陪笑，丁旭輪教授也忍不住感歎：「咱們兄弟之邦的韓國人管日治時代叫倭政時期——倭，中國史書上的倭人、倭奴、倭寇嘛——同樣讓日本人統治了幾十年，韓國比起這幫海東人要有志氣多了」（746）。一口香港國語的外文系教授何嘉魚則把矛頭指向自己人，他以鄙夷的語氣痛斥同僚但知對日本女明星品頭論足：

「……年年十二月十三號，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香港同胞都舉行哀悼遊行，跑到日本領事館門口抗議！……你們在這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四十年來，每年十二月十三日，請問你們這些國人酒足飯飽大脫日本女星衣服之餘，紀念過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同胞嗎？」（765）

何嘉魚教授這一番話義正詞嚴，不過也說明「避秦鯤島」數十年後，情勢丕變，即使創傷未癒，記憶業已日漸模糊。這裡也可以看出李永平創作上所身陷的困境與矛盾，他一方面刻意虛構化《海東青》的敘事空間，如以鯤島、海東、歸州路、艾森豪路等地名與路名掩飾小說的真實空間背景，賈雨村言，虛張聲勢，彷彿要將真事隱去；另一方面卻又強調《海東青》說的是「臺北的一則寓言」，而且在敘事過程中還不時指涉真實的歷史事件；一如現實中臺北的某些路名意在複製大陸的民國記憶，《海東青》的整個敘事就是在時假

時真、時虛時實的過程中匍匐推進。

尤其在《海東青》這一章裡，李永平以淒風苦雨的春夜為背景，以湯霧裊裊的火鍋店為舞台，搬演一齣虛妄而又時代錯誤的荒謬劇，議題集中，其批判性不言而喻。他讓日本老兵慎重其事地藉由祭儀為軍國主義招魂，卻反諷地勾喚起許多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戰爭記憶——對某些人而言，這些記憶恐怕早已化作歷史教科書上的日期，或者以考題的形式存在。李永平的用心不難理解：他一方面不假辭色，痛詆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甚至借屍還魂；另一方面則痛心讀書人沉湎淫逸，但知口舌是非，渾然忘卻歷史的教訓。對他而言，歷史的鬼魅揮之不去，在關鍵的時刻仍會以不同的形式還魂現身。

二

在《朱鴿漫遊仙境》之後，李永平開始構思他後來稱之為月河三部曲的系列小說，⁶ 第一部就是二〇〇二年推出的《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在〈寫在《雨雪霏霏》（修訂版）卷前〉一文中，李永平這樣回顧他的創作生涯：「在創作上，我先寫婆羅洲故事，接著寫臺灣經驗，完成五本小說後——包括被看成一部天書的五十萬字《海東青：臺北的一則寓言》——彷彿神差鬼使般，身不由己地

⁶ 「月河三部曲」是李永平對我說的，最早並未見諸文字，他有時稱之為「婆羅洲三部曲」，有時又作「李永平大河三部曲」。這三部曲包括《雨雪霏霏》、《大河盡頭》（上、下），及《朱鴿書》。

又回頭來寫婆羅洲。在外迢迢四十多年，兜了偌大一個圈子，在心靈和寫作上，我這個老遊子終於回到原鄉：我出生、成長的那座南海大島。」⁷《雨雪霏霏》讓李永平從臺灣重新連結上他的故鄉婆羅洲，用他的話說，這是「某種神秘、堅韌、如同一條臍帶般永恆的連結」。⁸

《雨雪霏霏》由九篇「追憶」的文字集結而成，在形式上是一部短篇小說集，不過視之為一部長篇也無不可。這些「追憶」的敘事者屬同一人——已經成為壯年教授的敘事者對國小女學生朱鴿回憶他的童年往事。跟《海東青》與《朱鴿漫遊仙境》一樣，《雨雪霏霏》所採用的也是插曲式的情節結構。李永平將他的三部曲稱作「晚年懺情錄」，⁹《雨雪霏霏》中的每一則「追憶」確實都是名符其實的懺情錄，因為「追憶」中所敘述的正是敘事者「心中最深傷疤的一則則童年故事，和故事中一個個受傷的女子，就如同一群飄蕩不散的陰魂，只管徘徊縈繞我腦子裡」。¹⁰在《雨雪霏霏》的九篇故事中，最緊密連結臺灣與婆羅洲的是終篇的〈望鄉〉；而在這則「追憶」中讓臺灣與婆羅洲產生關係的則是日本：這則故事涉及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與日本南侵的戰爭記憶。敘事者這樣告訴朱鴿：「每次看見

⁷ 李永平，〈寫在《雨雪霏霏》（修訂版）卷前〉，收於《雨雪霏霏》，全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13。

⁸ 李永平，〈河流之語——《雨雪霏霏》大陸版序〉，收於《雨雪霏霏》，全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31。

⁹ 李永平，〈寫在《雨雪霏霏》（修訂版）卷前〉，頁16。

¹⁰ 李永平，〈河流之語——《雨雪霏霏》大陸版序〉，頁31。

臺灣芒花，我就會想到婆羅洲臺灣寮的故事，心中一酸，思念起那三個一身飄零、流寓南島的奇女子」。¹¹

這篇「追憶」取名〈望鄉〉顯然受到同名電影的啟發。電影《望鄉》由田中絹代主演，敘述太平洋戰爭前一群日本女人被浪人誘拐到英屬北婆羅洲山打根當妓女的故事。李永平的〈望鄉〉部分情節與電影的故事類似，說的也是女性受騙的故事，只不過背景換成了太平洋戰爭期間與戰後，而敘事者所說的三個奇女子都是臺灣人。其中一位名叫月鸞。敘事者這麼回憶月鸞的遭遇：

十六歲那年夏天，地方上有位紳士忽然帶著兩個身穿白西裝、頭戴黃草帽的日本浪人，搭乘吉普車，來到她家田莊，自稱是什麼「拓植會社」的幹部，替皇軍招募隨軍看護到南洋軍醫院上班。……月鸞和村裡六個夢想當護士的姑娘出發囉，興沖沖喜孜孜，搭火車到高雄港，跟兩百多個來自其他鄉村的女孩子會合，搭上運兵船，隨同日本陸軍第一百二十四聯隊，……飄洋過海來到了英屬渤泥島。日本人講的渤泥，就是中國人說的婆羅洲。……登陸後，十五位姑娘被分派到古晉皇軍慰安所工作。那是城中一棟巨大的洋樓，上下兩層，底層用木板分隔成幾十個兩席大的小房間，裡頭啥都沒有，只擺一張挺堅固的雙人木床。每個房間住一個姑娘，日夜接待皇軍，從事慰安工作。……古晉慰安所的那群服務生，各

¹¹ 李永平，《雨雪霏霏》，全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211。以下引自《雨雪霏霏》的文字僅在引文後附加頁碼，不另加註。

色人種的女子都有：朝鮮人、荷蘭人、菲律賓人、英國人……

(240-41)

這段敘述耳熟能詳，說明當年皇軍招募慰安婦的大致經過。這段話當然也喚起日本殖民臺灣與佔領婆羅洲的歷史記憶。身為被殖民者，臺灣姑娘就這樣在半哄半騙之下別親離家，遠渡重洋，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充當皇軍的洩慾工具，在太平洋戰爭中被迫扮演她們從未料想過的角色。她們的遭遇構成太平洋戰爭另一個版本的戰爭記憶，她們的故事至今尚未結束，而她們的戰爭經歷更是有待妥善清理。¹²顯然，李永平有意藉她們的故事寄託他的後殖民的人道批判：這些女人的悲慘命運全然是軍國主義意志下毫無選擇的結果。〈望鄉〉的敘事者大概不會想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數十年後，歷史的鬼魅依然杳杳幢幢，他竟然在月鸞的故鄉追憶滯留南洋的她和她那群姊妹的悲苦命運。

月鸞與其姊妹的悲慘命運並未因日本戰敗而結束。當被俘的英軍又以殖民主之姿重返古晉時，他們立即關閉慰安所，把皇軍和慰安婦遣返日本或她們的家鄉。月鸞並未返回臺灣，原因讓人心酸：她的「子宮破爛，永遠不會生孩子了，沒臉回家見阿爸阿母和鄉親們」(245)。更要命的是，月鸞的臂膀被皇軍黥上了一個「慰」字，

¹² 有關臺灣慰安婦的研究可參考婦女救援基金會，《臺灣慰安婦報告》(臺北：臺灣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與朱德蘭，《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圖書，2009)。有關慰安婦的較新著作可參考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這個刺青一輩子留存在姑娘們身上，永遠洗刷不掉」(245)。這個恥辱的印記當然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記憶，她們有家卻歸不得，注定必須無奈地繼續她們的離散命運，想起老家時也只能哼唱〈月夜愁〉與〈雨夜花〉等臺語歌曲。至於這些歌曲的流傳，其實也與戰爭有關。敘事者指出：「聽南洋老一輩的華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進軍南洋群島，把一些臺灣歌謠改編成日語來唱，其中幾首變成皇軍的軍歌，除了月夜愁，還有雨夜花」(224)。

戰後月鸞與林投姐、菊子姑娘——她的另外兩個同病相憐的姊妹——只能留在砂勞越的古晉，以她們的積蓄買下城外鐵道旁樹林中的一間白色小鐵皮屋，由於當地人都知道她們來自臺灣，因此管這間小鐵皮屋叫臺灣寮，她們也只能繼續靠出賣靈肉為生。小城民風淳樸保守，臺灣寮竟因此變成當地一景，尤其成為一些老男人慾望窺伺的所在。這些老人「拖著他們那鬼魅般瘦佝佝、黑魘魘的一條條身影，慢慢溜達到臺灣寮」；而在臺灣寮裡，「偶爾你瞥見一條蒼白人影在窗口晃漾，晚風中髮絲飄颻，夕陽斜照下幽靈似地一閃即逝……」(228)。這樣的描述正好襯托出戰後的世界一時是如何鬼影杳然、幽暗難明。這個世界到了李永平下一部小說《大河盡頭》的下卷《山》中更形具體。

敘事者跟老人一樣，為臺灣寮所迷惑，「那三個肌膚皎白、來歷不明的女子……就像奧德賽史詩中那群美豔的海上女妖，一聲聲召喚，蠱惑七歲的我，誘引我一步一步身不由主抖簌簌走進她們的世界」(229)。他甚至每天中午下課後帶著飯盒到小鐵皮屋用餐，喝著她們為他準備的味噌湯。久而久之，街坊鄰里竟傳言他是那三位「來

路不明的壞女人合養的私生子」(251)。眼見母親因此而傷心落淚，這位年僅七歲的小學生在情急之下，向警方告發這幾位善意待他的女人與人通姦。最後三姊妹就以「非法賣淫」的罪名，各被判入獄兩年六個月。「只是月鸞阿姨出獄後，人就變得有點癡呆，看到馬來人就咧嘴嘻笑，像個傻大姊」(253)。

〈望鄉〉之為懺情錄不難理解，此之所以敘事者日後一聽到臺語老歌，「心頭那塊舊瘡疤就會驟然撕裂，濘濘流下鮮血來」(254)。不過李永平想要訴說的顯然不會只是讓敘事者終生懊惱的懺情錄而已，〈望鄉〉更大的計畫是在追溯臺灣女子月鸞與其姊妹悲慘命運的根源——這個根源指向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其後軍國主義者所發動的侵略戰爭。臺灣成為皇軍南進的重要踏板與後勤補給站，包括為皇軍供應慰安婦。她們的命運就像歷史洪流中的無根浮草，只能在不斷的衝激中浮沉漂流。〈望鄉〉裡因此充滿了一聲聲沉痛的控訴，李永平其實是要為這些因戰爭而不幸流落南洋的臺灣女子討取公道，為她們清理日漸蒙塵的戰爭記憶，再一次讓世人了解她們所蒙受的屈辱。

三

李永平分別在二〇〇八年與二〇一〇年出版月河三部曲的第二部《大河盡頭》(上、下卷)。《雨雪霏霏》中的敘事者已經告別童年，成長為十五歲的少年永。《大河盡頭》所敘述的是少年永在十五歲那年夏天，到西婆羅洲的坤甸探望他所謂的洋人姑媽克莉絲汀娜·馬

利亞·房龍，而意外地開展了一趟詭譎、奇特的大河之旅的經過。此時在《雨雪霏霏》為朱鴿講述故事的壯年教授已經移居花蓮奇萊山下，任教於東華大學，而且事隔三年，朱鴿也已經在新店溪「黑水潭底幽錮三年」，敘事者對朱鴿呼告，向她招魂，要跟她述說那一年他的溯河之旅。他在《大河盡頭（上卷）：溯流》的〈序曲：花東縱谷〉中，這樣告訴朱鴿說：「就在克莉絲汀娜·房龍小姐帶領下，我跟隨一群陌生的白人男女，乘坐達雅克人的長舟，沿著卡布雅斯河一路逆流而上，穿透層層雨林，航行一千一百公里進入婆羅洲心臟。大夥哼嗨唉呦，推著船，闖過一攤又一攤怪石密布水花飛濺的漩渦急流，直抵大河盡頭的石頭山，峇都帝坂。那時我真的不知道，甚至抵達終點時也沒察覺……這趟航程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在大河盡頭我又會找到什麼東西，發現什麼人生秘密。」¹³

這一趟溯河之旅發生在那一年的八月，也就是陰曆的七月，因此也是鬼月之旅。李永平為《大河盡頭（下卷）：山》寫了一篇長序〈問朱鴿：緣是何物？——大河之旅，中途寄語〉，其中有一段文字描述這趟旅程與他筆下之旅之間的親和關係：「成堆成捆的鬼月叢林意象，決堤般，衝著我洶湧而來，有如婆羅洲深山中眾鳥啾喋群獸喧嘩，登時充塞我一腦子，競相鼓譟，央求我發慈悲心，用我的筆超渡它們，將它們蛻化成一個個永恆、晶亮的方塊字，讓它們投生在我膝頭舖著的原稿紙上，那棋盤樣的三百個格子中，從此一了百

¹³ 李永平，《大河盡頭（上卷）：溯流》（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頁 32-33。

了」。¹⁴在這段文字裡，寫作猶如祭祀，如同做法事超渡亡靈，更何況溯流之旅的種種遭遇發生在鬼月，用敘事者的話說，婆羅洲雨林是「滿山燐火曖曖，四處飄竄出沒的山魃樹妖和日軍亡魂」（35）。

關於日軍亡魂的現身經過，《大河盡頭（下卷）：山》八月八日這一天有詳細的記載。《大河盡頭》上、下卷記錄溯河之旅日期全部採用陰曆，唯獨這一章用的是陽曆。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與九日，美國分別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十五日日皇裕仁宣布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日本政府於九月二日簽署《降伏文書》，大東亞戰爭正式結束。因此在日本現代史上，八月無疑是個意義非比尋常的月份。敘事者借用古晉聖保祿小學校長龐征鴻神父的話說，「八月是日本人最悲慘的季節」。他想起小學畢業到叢林健行時，龐神父告訴他們的話：「陽曆八月正逢陰曆七月，鬼月，鬼門大開，二戰皇軍亡魂揮舞武士刀蠱擁而出，四處飄蕩叢林，遊走婆羅洲各大河流域，探訪每一個伊班部落，在長屋正堂大梁懸吊的一簍一簍髑髏中，尋找他們失落的頭顱。」¹⁵

八月八日這一天，少年永的大河旅程因一場突如其來的赤道暴雨而中斷，克絲婷（即克莉絲汀娜·馬利亞·房龍）與他折返普勞·普勞村，投宿在一家松園旅館。這家旅館「原本是二戰日本軍官俱樂部，有個風雅的名字叫『二本松別莊』，當年乃是婆羅洲內陸一個

¹⁴ 李永平，〈問朱鴿：緣是何物？——大河之旅，中途寄語〉，見《大河盡頭（下卷）：山》（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35。

¹⁵ 李永平，《大河盡頭（下卷）：山》（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243。以下引自《大河盡頭（下卷）：山》的文字僅在引文後附加頁碼，不另加註。

豔名遠播，極風流，極羅曼蒂克，夜夜燈紅酒綠笙歌不輟的所在」（239）。當年俱樂部取名二本松別莊是因為其中央庭院內栽種著兩棵日本松。這兩棵老松「猥猥崽崽縮頭縮腦，倒像一對傴僂著枯瘦身子踟躕在市町一隅，眯眼偷看路過女人的東瀛老翁」；又像「一雙……孿生老兄弟，分頭佇立庭院的東西兩端，笑咪咪相對打躬作揖」（240）。這樣的描述對比強烈，無論如何，這兩棵老松經敘事者擬人化之後，整個旅館的日本庭園也因此增添了不少幽秘、詭異的氣氛。

午後的松園旅館／二本松別莊空寂無人，少年永身著白底藍花和式浴袍，百無聊賴，於是取出航程中肯雅族獵頭勇士彭古魯·伊波贈與他的一把日本短刀來把玩鑑賞。刀上刻有四個宋體漢字：秘刀信國。據說這是太平洋戰爭結束時彭古魯·伊波自一位日本軍官身上取得之物。他炫耀說：「此刀是我的戰利品」（245）。永仔細端詳這把呷許長的日本古刀，他發現，「刀刃兩面各鑄有一道溝槽（術語叫血溝），映著庭院中的天光和水光，碧粼粼閃爍著一蓬子硃砂似的血色」（246）。可見這把短刀曾經見血。就在邊把玩短刀，邊冥想的當兒，少年永著魔般神馳物外，「不知不覺就端正起坐姿，掀開浴袍襟口，雙手握刀，闔上眼睛猛一咬牙便舉刀往自己左腹刺下」（248）。此時忽聞一聲「八嘎」，永才驚醒過來，四周圍卻空無人影，他只聽到「客舍幽深處傳出三味線清雅的絃聲。有個女人在彈三絃琴，咿咿唔唔，夢囈似地唱著一支淒涼、渾厚、古老的扶桑曲」（249）。緊接著，我們看到李永平的怪談筆法，繪聲繪影，狀寫恍神中的少年永如何經歷松園旅館／二本松別莊的悲歡歲月：

我身披東洋浴袍腰插日本短刀，悠悠晃晃，獨自浪遊在這座大和迷宮，探頭探腦，走過一間間紙門緊閉，屋中影影簇簇，好似聚集著一群賓客的榻榻米廂房。甕甕，腳下的回音越來越清晰、嘹亮。霎時間我好像聽見幾十、幾百雙軍靴聲，從甬道兩旁各個房間中一齊綻起，四面八方雜雜沓沓，混響成一片，彷彿一群奉命出征的軍人，赴死前夕，悲壯地聚集在二本松別莊皇軍軍官俱樂部，飲譙歌舞狂歡達旦。(250)

這段文字波譎雲詭，似幻似真，為我們找回松園旅館／二本松別莊的戰時記憶。這些皇軍軍官死未安息，魂牽夢縈，彷彿世事未了，心有未甘，尚且懸念著當年的征戰歲月。他們的三魂七魄顯然尚待安頓，而在譙飲狂歡中仍不免潛伏著腥風血雨，這是李永平的怪談筆法饒富批判性的地方。

少年永後來在空蕩蕩的大廳發現一排屏風，上面畫著日本史上有名的「源平壇之浦合戰」全景圖，¹⁶頂頭橫梁上懸掛著一塊巨匾，上題「二本松芳苑」五個大字，「筆走龍蛇，雷霆萬鈞中挾著一股令人冷澈骨髓的肅殺之氣」(251)，落款竟是令英軍喪膽的日本南征大將、被稱為「馬來亞之虎」的山下奉文。屏風前刀架上有一把武士刀，刀身上以變體小篆鐫刻著「妖刀村正」四個古字。永轉身背向

¹⁶ 壇之浦為今日山口縣關市周邊之海域，而壇之浦合戰指的是平安末期源氏與平家兩大家族最後的決戰，時在一一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小泉八雲有一則怪談講無耳芳一和尚的遭遇，主要寫壇之浦合戰後平家悉數犧牲的亡魂在壇之浦海域及其沿海一帶飄蕩流竄的故事。請參考小泉八雲著，王憶雲譯，《小泉八雲怪談》（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5），頁 21-32。

屏風，跪坐地板上，並且抽刀出鞘。此時他驀然「覺得心旌搖蕩，魂飛冥冥，整個人陷入恍惚迷離的狀態中」（253）。房舍外雷聲轟隆，暴雨大作，他彷彿如神魔附身，恍然只見「無數飄蕩叢林中的無頭日軍亡魂，這會兒，紛紛趕回二本松別莊避雨。袍澤故友，三五成群，重聚在大廳周遭各個榻榻米房間，敘舊，打探家鄉消息。不知誰帶著，幾百條剛硬的嗓子驀地一齊放悲聲，嘶啞地、呢呢喃喃哽哽噎噎地，唱起了軍歌來」（253）。儘管風雨交加，可是當時畢竟是白晝天光，無頭日軍亡魂照樣選在這鬼月重返二本松別莊。倏忽間，永看見廳堂門口有一條影子閃過，然後悄沒聲響地佇立在他跟前五呎之處：

無頭影子。胸膛上方兩片紅色領章中間，突兀地聳出一株光禿頭脖。頗魁梧結實的一條軀幹，胸膛鼓鼓，光鮮地穿著一件赭黃色皇軍將佐制服，肩上三朵梅花，熠亮熠亮。莫非他就是這把刀的主人村正大佐，當年，終戰時，在這間廳堂中使用短刀自裁。當他整肅儀容，跪坐在地板上，伸長脖子傾身向前準備取刀切腹之際，被站在他身後擔當「介錯」（斬首人）的部屬，猛一揮長刀，砍下頭顱。如今，多年後不知因何緣由，他拖著無頭的身軀，冒著叢林大雨回到二本松別莊。莫不是前來尋找他失蹤的首級？（254）

不僅如此，那群身穿皇軍制服的無頭影子似乎跟定了永。「只見幾百株蒼白的無頭頸脖，一根根，春筍似的，從那濕淋淋不住滴答的一堆米黃軍服中，倏地冒出來，窸窣窸窣不住聳動，霎時，擠滿二本松別莊整條空蕩蕩的長廊」（258）。

這些在暴雨中回到老巢的日軍亡魂最後因一尊白衣飄飄的觀世音菩薩像而終告隱去。故事雖然仍有發展，但是無頭亡魂現身的情節寓意已經相當清楚。這些亡魂都是因日本戰敗而切腹殉國，戰後二十年來，亡魂在婆羅洲內陸叢林中飄飄蕩蕩，尋找自己的頭顱，怨念深積，陰魂不散，死後猶不得安寧。八月八日這一天適逢鬼月，叢林雷雨交加，亡靈在村正國信大佐引領之下，回到當年眾多袍澤把酒歡聚的二本松別莊，悲聲高唱軍歌。李永平當然不會滿足於書寫一則驚心動魄的鬼故事而已。這些流落異鄉的亡靈雖然為國犧牲，然而似乎心有未甘，尋尋覓覓，卻未見有人為他們安靈。亡魂現身，彷彿被壓抑者的復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要喚醒被壓制的戰爭記憶，有人希望別再提起，敘事者——或者小說家李永平——偏偏要提起，這裡其實隱含記憶的政治。召喚記憶，清理記憶，目的在拒絕遺忘，在安頓過去，為過去尋找適當的位置。歷史的鬼魅晃蕩明滅，假如未妥為安魂，這些鬼魅會不時魂兮歸來，蠱惑人心。這些亡魂的故事提醒我們誠實地面對歷史的重要性。

四

本文討論了李永平幾部小說中的戰爭記憶，這些記憶涉及日本侵華戰爭或太平洋戰爭，不論是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或者無頭皇軍軍官的遭遇，這些記憶無疑都與日本軍國主義有關。李永平對軍國主義的批判其理自明。這些慘劇不論發生在受害者或是加害者身上，都是人類的悲劇。此外這些慘劇牽連甚廣，在空間上連接了日

本、中國、臺灣及南洋，波及大部分的亞洲地區；而在時間上，從戰時到戰後，綿延數十年，許多歷史問題至今尚未獲得解決。

李永平的終極關懷其實也是歷史問題。他以其獨特的角度，調動文字，一再召喚漸被蒙塵的戰爭記憶，逼迫世人不可忘記，要為戰爭中的冤靈招魂，為那些受屈辱者申冤，抗議。他透過小說讓歷史的鬼魅一再降臨，竟意外地以文學處理了歷史迄今尚未解決的問題。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日初稿；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修訂

† 本文最初發表於「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國際研討會（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經修訂後收入謝政諭、松岡正子、廖炳惠、黃英哲編，《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頁233-52。日譯〈歷史の中の亡霊——李永平の小説に見る戦争の記憶〉，加納光譯，刊於《リーラー「遊」》，第九期（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380-404。